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
第三十一回 居別院香兒擅寵 理家私平氏希權

李妹桃娘門麗娟，只將情態獻尊前。誰知萼綠深山裡，一種幽香倍可憐。

卻說耿朗家人口既多，事務亦繁。雲屏為人豁達簡略，只可總其大綱。夢卿為人精細周詳，正堪晰其條目。

兩個人同心同意，上下相安，大小無事。今耿朗與夢卿反目，諸事不敢照管。只剩雲屏一人，如何料理得來？卻不肯叫別人幫助，故不免自家吃苦。且又替夢卿抱忿，鬱鬱不舒，以此身體便有些不爽。一日偶與夢卿閒坐，本要商議些事體，耿朗偏走了進來，香兒、彩雲亦一齊來看。香兒捏著夢卿的衣服道：「二娘何不穿那紅絨沿金銀鼠襖子？」夢卿道：「天氣太寒，不如這綠絨灰鼠的壓風。」彩雲亦道：「二娘戴這碩鼠套兒飄帶，又無鈴角，似覺太素。」夢卿道：「那兩個貂鼠的尚待收拾，權將這素的戴他幾日。」坐間耿朗悶悶無語，雲屏亦道：「乘這幾日無風無雪，四娘也好搬家了。」耿朗道：「收拾已妥，只候大娘吩咐。」雲屏遂看曆日，定於十一月初四。因又向耿朗道：「今此各處收租人陸續將回，二娘熟手，還當幫我。」耿朗卻似聞不聞的點頭應允。雲屏因命枝兒將帳目鎖鑰交付夢卿，夢卿仍命收在雲屏房裡。飯後各散回室，愛娘拉夢卿到自己臥樓下吃茶。因道：「你今日見他看你的光景否？」夢卿道：「無非是在我身上另留一番神耳！」愛娘笑道：「非也！你臉不施粉而越白，唇不施朱而越紅，牙不刷而白整如銀，發不沐而黑亮如漆。低眉而更覺眼媚，重裘而不顯腰粗。

比那兩個大相上下，那人敢也有些回轉。只是大娘今日又一舉兩失，四娘移徙，大娘一日不說破，四娘一日不得搬，落得消磨他的氣性。至收租一事，原係二娘辦理，何必再說，以啟他人希望之心？適才你不收帳目的甚是。」是晚兩人話至二更而散。到初十日，需有孚集齊二三十個家丁，和氏領人，需有孚管看，從東廂移入西一所，抬了一日方完。這西一所，南與看山樓相對。進得西角門，路北垂花門樓一座，門內西邊游廊迎面正室三間，本名臥游軒。室後正樓三間，本名目耕樓。左右廂各三間，末一小角門通著一個大院。院內有向西百花廳一座，本名蕉鹿庵、百花台，台區本名鬆蘿軒如斯亭。一架花木山石極其繁盛。香兒將前三間作公座，後三間作臥樓。東廂與眾侍女居住，西廂收藏各色物件。現有侍女綠雲，涵靄、凝嵐、芊芊、貝錦五個，又買了一個小的起名宿秀，共六人。重換了兩個上宿老婢，一個是於郊之姐，一個是童觀之姑。一切簾幃帳幕，煥然一新。幾榻屏牀，燦然皆備。耿朗如至，則一呼百諾，歌笑喧嘩，撲打謔浪，無所不至。又常請過彩雲來竭力誇妍，盡心爭媚。以此耿朗俱長在西一所之內，雲屏、愛娘處只照常例息宿。而東一所，則裹足不入矣。香兒又私告彩雲道：「妹妹文字又深，算法又清，收租一事，如何甘讓二娘？教他作威作福，以顯我們不濟。我明日與官人說知，妹妹幫助大娘，豈不是好？」彩雲亦甚願意。時已冬至前後，收租人陸續皆來，夢卿總辦，或令眾允、需有孚收納，或令眾生、舒用會計。凡舊管新收，開除現在，無不明白登寫，以備雲屏查看。忽一日早間，枝兒忙忙走來說道：「大爺昨晚已將帳目鎖鑰都送給五娘掌管，大娘著我來請二娘說話。」夢卿即走到正樓下，雲屏倚枕而坐，因向夢卿道：「緣我一時臥病，遂生出這些事體，教妹妹面上大不好看。」夢卿道：「既是家事，五個人誰不當承管？況且暫替，人人都可，有甚不好看處？就是大娘病好，亦不妨教五娘幫助。」雲屏點頭會意。誰知彩雲得了這個權柄，作起威福。隨有求、隨有獲。益千兩、賈三倍等，已在夢卿手內交明得賞令，又清查一番。南金、百兩、康年、方實等，俱新舊全完，卻不行賞。於郊、方早、方至川、江之永等，新舊俱欠，亦不行罰。甘棠、馮市義已各完七八百金，只有陳欠二十兩，反各責十板。

又聽董氏之言，令童觀催取西城房租虧空至四五十貫，恐雲屏查究，因用自己私錢賠補。由是人人怨望，眾允、需有孚不得主見，內外懷疑不定矣。自香兒搬入西一所之後，假山一帶遂無人來往。雲冷風寒，九迴廊北，朱扉常常半掩。若遇太冷日子時，婆子連鎖都不開。

一日午後，耿朗偶從東廂穿入東一所，走到九迴廊去推那朱門，卻尚未開鎖。側耳細聽，寂無人聲。因從葡萄園走到萱花坪，過小橋穿游廊，來到北套間窗外，亦不聞有人聲。又走至東邊屋內北窗下，才聽得彩蕭道：「一朵花未曾繡完，又已午錯。」

遲了一遲，彩艾方答道：「冬至月只有梳頭洗臉工。」再聽時，又都無聲了。重走到北套間窗外，輕輕掀起雨幕，用指尖戳了個小孔，往裡一看，夢卿正在炕上假寐，雙合杏眼，半閉櫻唇，爐內起一條輕細香煙，身旁臥一枝雪白家豹。屋內冥冥寂寂，悄悄冥冥，比之西一所何啻城市村野之別，亦覺有些慘然。仍輕輕放下雨幕，再從葡萄園穿到九畹軒。時雖午後，風日清明。

見軒內走出個女子，輕盈飄渺，穿一身淡素衣裳，梳一個家常鬢髻。耿朗方疑何處美人，就近一看，乃是夢卿。欲言不言，淚下如雨。耿朗大驚，倏然不見，嚇出一身冷汗，心內跳個不止，回到西一所，香兒、彩雲見耿朗舉止失度，顏色異常，問知情由，香兒道：「我嘗說九畹軒有鬼狐作祟，俱都不信。今果真矣。」耿朗自此益發不窺東角門了。過了幾日，彩蕭告夢卿道：「聽說大爺要將屏風前大牀移到西一所去，我想，這牀能直幾何？四娘雖愛，不妨另買。這分明是騎著脖子撒尿，欺人太甚。」夢卿道：「除卻此身，都是外物。

愛便拿去，何必分爭？」彩蕭又道：「這屋內物件，除了此牀，都是隨嫁妝奩，難道也可搬移不成？」夢卿笑道：「此話益發孩子氣了，連奶奶們還都由大爺調度，何況這些物件？」

於是教人開了朱扉的鎖，以待取牀。次日和氏忿然而來，告白移牀一事。且說：「前數日奴婢已曾攔止，不知今日何故，又要起來。」夢卿因即令搬取。和氏要將氈褥留下，夢卿道：「這錦氈褥，是我依牀作就，尚有八九成新，盡可鋪設，若留在此，反為無用。」和氏尤加不快，不得已令人搬移而去。

又過了幾日，彩艾又告夢卿道：「五娘在大娘房內清甚麼舊日陳帳，說新帳難以憑信。」夢卿道：「陳帳乃李名所造，頗多舛錯。新帳是我去年與舊帳細細查對，且與各項管事家人俱當面明白詳細，另定此一本，可以永久遵行。」彼時不知將舊帳收在何處。因想了多時，教彩艾在北套間書架後取下個大紙包，題封甚固。因歎道：「此無用之物，當時卻如此收藏，今日竟有用矣。可知凡作事體，才有籌算，便要想到收局。才要舉意，便需預備退步也。」於是即令彩艾送給彩雲。彩艾不肯，轉煩梁媽媽送到雲屏房內而回。

再說耿朗，自偷看夢卿之後，日日令宿秀往東一所伺察夢卿，即至宿秀回來，不是說二娘閒坐，就是說二娘假睡。又說二娘教春大姐繡了一尊佛像，供在屋裡，卻無燭台花瓶，只有一個小銅香爐，燒些碎黃白香塊，二娘又不禮拜，常常的閉目對坐。彩雲道：「這正是長齋繡佛前了。」香兒道：「前者九畹軒的鬼物，安知不是二娘坐破天門，陽神出現也。」此是香兒、彩雲擅寵希權最得意的時節，故順口說出這不順理言語。

這一夜耿朗夢被兩個校尉拿至一官府，在廊下候審。不多時，有官坐堂，其冠裳護衛一如獄帝模樣。階下許多人犯，皆原告也。獄帝問耿朗欲令抵罪，耿朗叩頭乞免。旁一人道：「留他還有用處，將來安定一方，立功補罪亦可。」獄帝怒道：「怨氣已重，如何解得？」旁又一人道：「耿朗有妻五人，令人追至，有願替夫死者，則怨可解，而亦可望將來拯救之功矣。」

獄帝方覺少霽。耿朗方自念：「公侯門第，一人有罪，而令幼女少婦出頭露面，豈不可恥？」正愧悔間，而雲屏、夢卿、愛娘、香兒、彩雲五人已到。殿上問道：「汝夫有罪，誰肯替死？」言未畢，夢卿應聲而出。殿上命推出斬之，耿朗亦送出府門。

夢卿回頭道：「多疑郎，亦知夢卿有今日乎？」既而刑行刀舉，而金光四射，雷霆大發，赤血噴來，豁然驚醒。這一來有分教：乾剛杵打不開欲陣千層，坤順刀斬得破疑團萬片。